



小花阅读

HEI
NAZHI

嘿，那只 淡定君

DANDING
JUN

狸子小姐
著

设计系灵动少女
与淡定竹马教授

情不如愿的婚后心动日记

她与他阴错阳差结下一生

他明明不闻不问，漂洋海外
归来时，为何对她巧取豪夺

时春，浮冰化了
也许会是春暖花开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HEINAZHI
DANDINGJUN

嘿，那只淡定君

狸子小姐

／
著

余生多甜蜜系列 01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嘿,那只淡定君/狸子小姐著.--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221-14104-0

I. ①嘿… II. ①狸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7591号

嘿,那只淡定君

狸子小姐 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 唐 博

特约编辑 欧雅婷 雁 痕

封面设计 刘 艳

特约绘制 鹿夕子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550081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84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4104-0

定 价 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731-82755298

目 录

嘿，那只淡定君

001 / 楔 子

意外，总是无期而至。

004 / 第一章

他们的地基，不是沙堆，而是浮冰，温度越高，越易融化。

025 / 第二章

嫁到牧家来，都是我的决定，一点都不随随便便。

049 / 第三章

他觉得他变得有些奇怪，像是藏满了心事，让人有些心疼。

074 / 第四章

既然我们已经种在一起了，也许试着开出花来，才不是最坏的结果。

093 / 第五章

这是我们俩的家，这里的一切属于你，包括我。

115 / 第六章

这是一条漆黑的路，磕绊悬崖都无法预料，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。



目 录

嘿，那只淡定君

141 / 第七章

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浑蛋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。

160 / 第八章

是什么东西，在长久的岁月中开始发酵、繁衍，直至势不可当。

181 / 第九章

时春，浮冰化了，也许是春暖花开也不一定。

204 / 第十章

谢谢你，没有放弃，谢谢你，爱我。

238 / 番外一

牧休言 · 我在后悔，没有早点爱上你。

242 / 番外二

卞和 · 多想告诉她，他想她，每个细胞都在想。



楔子 III

意外，总是无期而至。

夏天的蝉总是喧闹得让人心烦，时春笔直地坐在镜子前，里面那个头一次化着精致妆容、一袭白纱的人，看得她蓦然间有些恍惚。

结婚？

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似乎并不是一件必须仓促决定的事。

可她的……时春叹了口气，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吧。

半个月前，关薇在送生日礼物祝她早点谈场恋爱的时候，她还只是一个单身少女，谁曾想到，不过半个月时间，她连婚礼都一并办了。

意外，总是无期而至。

她苦笑着，随意地将落下的几缕发丝别在耳后。化妆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出去了，空荡荡的化妆间里只剩下了她一个。

“这是什么表情？”

闻言，时春错愕地抬起头，看着镜中忽然多出来的人。

黑色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很是得体，拍婚纱照的时候，摄影师一个劲地夸他们郎才女貌，可时春知道，他的优秀，是她望尘莫及的。

脸上一如往日的冷漠，从她六岁第一次郑重地认识他时，就一直有的冷漠，嘴唇轻抿、眉头微皱——他在恼怒。只消一眼，时春就看出了的情绪。

“抱歉。”她迅速地盖住惊讶，微微敛了敛眸，心想：他是真的愿意娶自己吗？

关于这段婚姻，他们没有插言半句，一切都是照着大人的意愿，他们清楚，牧爷爷决定的事情，连她爷爷都反抗不了，何况是他们。在司令位置上坐过大半岁数的人，光一个眼神，就足够让人胆怯，更不说是端着架子的命令。

牧休言表情一怔，却又迅速盖了过去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朝着门外走去，末了又想起来，回头说道：“你不走，还想让外面的人等多久？”

时春这才注意到，刚才一时的失神，竟然已经到时间了，难怪他会进来找自己。

她连忙慌乱地跟上，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第一次穿高跟鞋，稍有不慎就会摔个鼻青脸肿，幸好牧休言伸手扶住她。

“谢谢。”

他温热的手掌让她有些慌乱，她下意识地想缩回手，却被他更用力地握住。

“不想摔的话，就别放手。”他没好气地说着，却是将脚下的步伐放慢。

满室的欢颜笑语，让时春有些晃神，随即合群地露出笑脸，不远处的牧休言估计也和她想的一样，深情款款的样子，让她有一瞬陷下去的想法。

或许，她又真的陷进去了呢……

第一章 ///

他们的地基，不是沙堆，而是浮冰，
温度越高，越易融化。

01

明明已经到了九月，可天气依旧热得让人焦躁，这栋老教学楼用的还是老式吊扇，哪怕是拼了命地转，也不见得有几分作用。

时春老早就到了教室，作为设计院被各科老师看好的人，偏偏在高数上摔了一跤，而且摔得不轻。

已经大四的她，明明排着满满当当的专业课和选修课，却还要挤出时间，和低她两届的学弟学妹端正地坐在教室，迎接着高数对她新一轮的洗礼。

电话和上课铃声同时响起，时春看了看来电显示——牧家。

她朝门口望了望，在没有发现老师的身影后，迅速接通电话。前几天，牧爷爷因为感冒去了一次医院，她当时正好在省外，后来因为开学

的事情也就没空去牧家，牧爷爷该是不高兴了。

“爷爷，在上课呢，我保证，下课后就去看你。”时春尽量降低声音，眼睛时不时地望向门口。这个老师是出了名的严苛，她并不想一开学就被他抓住把柄，毕竟她可不希望大家都顺利实习毕业，而她还要留下来继续学业。

对于时春，牧爷爷总是有多一份疼爱，他笑呵呵的，也不生气：“不说这个，休言回来了，刚好去你们学校，我叫他等下接你一起过来。”

牧休言……回来了？！

时春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疑惑不过半秒时间，牧休言，那个于她来说陌生疏远，却又必须亲密的人，那个在两年前和她结婚，却又立马出国没有再出现的人，真的回来了？

她不确定地问了一遍：“什么？”

“学位拿到了，还待在国外干什么？”牧爷爷显然因为这件事动怒了，连说话的声音都重了几分。

时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，从听到牧休言回来开始，她就有些失神。如果不是牧家的存在时刻提醒着，她甚至都忘记了，自己已经是一个已婚人士。

而另一个当事人——牧休言，她的丈夫，就像是一个虚拟的存在。两年前，他们结婚，自那之后，他出国求学，她留在桑中，那场婚姻于他们就像是场雾，风一过就散得了无影踪。

在学校里，她不过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，该上课时上课，该休息时休息；出了校门，她依旧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。

他亦不曾念及她半分，若不是在牧爷爷的命令下偶尔通个电话，他们完全就像是两个陌生人。

顾及时春还在上课，牧爷爷也不啰唆：“那你记得等他。”

时春无奈地刚想要答应，却在开口的那一刻顿了顿，涩涩地说道：“我想……也许用不着我等了。”

空气在牧休言进来的那一刻像是凝在了一起，片刻后，才有细细碎碎的讨论声。时春就是在这一片讨论声中，看见自门口径直走向讲台的他，回答着牧爷爷的话。

电话里牧爷爷说的那些，都抵不上他真实地站在面前带给她的冲击。哪怕两年未见，可时春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好像瘦了，好像黑了……

不过仅一瞬间，她就发现，那些都变得不重要了。

因为天气的原因，素白衬衫的袖子半挽着，这个人，不管站在哪儿，都会给人一种压迫感，大概是来自牧爷爷的遗传吧，时春想。

她尽量挺直腰背，却又将头埋下，以此掩饰这一刻的慌乱，哪怕他什么都没做，哪怕已经听牧爷爷提起过，她还是有些不知所措。

牧休言一进门就注意到了正中间的她，那个位置，不在最前面，也不在最边上，周围满是人头，倒是很好将自己藏起来，确实是她一贯的行事风格。

他没有将目光过多地停留在她身上，就如她也没有刻意地表现出对他的熟识。

将整个教室扫视一番之后，待大家自觉地安静下来，牧休言才淡淡

地开口：“解释一下，你们之前选的老师因为家里的关系，暂时不能过来，以后这门课将由我来教。”

“牧休言，我的名字。”

话音落下的同时，黑板上赫然出现三个漂亮的字。时春还是将头埋着，恨不得这一堂课就这么过去，而他不会注意到自己。

02

紧随其后的是大家的掌声，说好奇必定是有的，以前愿意留在设计院教高数的老师，要不就是高高瘦瘦一脸猥琐，要不就是福态横生聪明绝顶，哪里会有这样玉树临风气宇不凡的。

果然，不用任何人提醒，胆子大的就已经举手示意了起来：“老师，我们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”

牧休言对这样的情况似乎并不陌生，微微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三个，问完我开始上课。”

一个胆大的女生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老师，您多大？”

“二十七。”牧休言出于礼貌地浅笑着，回答得很简洁。

虽然牧休言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，可是听到这样的回答大家还是吃惊的。按照桑大的传统来说，能够来这里教书，而且一来就直接站在课堂上的老师，最少也该三十出头，他这样的着实少见。

“老师能分享一下求学经历吗？”

牧休言没有拒绝。

“桑大商学院数学专业毕业，刚从巴斯大学回来。”他并没有提及

自己其实是双料硕士，单是这些信息应该足够他们对他产生崇拜，这样会让以后的课堂轻松很多，牧休言把握得很好。

巴斯大学，是英国公认的最好的商学院，对于数学成绩也是高到苛刻，单凭这一点，牧休言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教他们高数。这一些，时春知道，在牧休言出国后，她曾查过那所学校的详细信息。

果然，牧休言话音一落下，大家脸上无不写满崇拜，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大家却忽然沉默了，窸窸窣窣地讨论了半天，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等了半天的时春疑惑地朝两边看了看，动作不大，正在想大家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她旁边一个男生忽然站起来，指着时春问道：“老师，她让我问一下，您有女朋友了吗？”

本来望着牧休言的目光，瞬间聚到了时春这里，有探究的、看好戏的，当然也有不少表扬的，大家的焦点最后又回到牧休言身上，期待着他的回答。

牧休言抬头看向时春，像是在犹豫着应该怎么回答。被他这么一看，时春的脸霎时红到耳根，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，只得瞪着说话那人：“林一，你胡说什么！”像是在为自己证明清白。

她早就发现坐在自己旁边的林一，他比她低两届，设计天赋了得，从认识开始，两人就水火不容，就连这种时候也不忘拉她下水。

本来准备回答的牧休言，眉毛拧在了一块，不是因为那个问题，而是时春的反应，一副恨不得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样子，他应该不至于拿不

出手吧。

他环视了一下周围，目光最后回到林一身上，认真地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
那些因为这个问题而紧张的女生松了口气，面露喜色，暗自窃喜着。

“我结婚了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时春手上的书掉到地上的声音大到整个教室都听到了。从结婚到现在，牧休言似乎都是排斥这场婚姻的，所以才会在新婚之夜，宁愿睡地板；才会在第二天告诉她，他要出国，甚至连再见都没有和她说。

四目相对时，时春心里一惊，暗暗为自己的激动而懊恼，他明明只是说明了事实，可在她听来就像是忽然听到他认同了这段婚姻一般。

时春赶紧埋下头去捡地上的书，那些本来窃喜着的女生，现在都在唉声叹气，嘴里讨论着牧休言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女生，她装作没听到似的捡起书，眼神闪躲。

旁边的林一嘲讽似的问她现在是不是很难过，时春没有空去理，脑子里混乱到一片空白。牧休言，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搅得她内心天翻地覆。

“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补充一句，她很好。”

这次时春反倒平静了下来，与那些唉声叹气、却又不得不拿出书来听课的女生不同，她甚至连多看一眼牧休言都没有。她忽然明白，这也许和之前他所说的求学经历一样，也是牧休言想要达到的效果，哪怕他

现在没有结婚，他也会这样说，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没有其他原因。

人啊，没有结婚，是一块上好的牛排，谁都可以凑上去蹭上两口，而一旦结婚，就只是一碗隔夜饭，再想招苍蝇还是招什么，取决于他是想放在锅里，还是摆在桌上。牧休言显然将自己放在了锅里，而且还是一口不错的锅。

这样想着，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心里却像是下起了小雨，潮湿，且阴冷。

不得不说，牧休言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，说话简洁，对于问题的解释也很简单明了，相比于时春遇上的众多老师而言，他无疑是很不错的。

时间也把握得很好，下课铃响起的时候，他正好讲完这节课的内容，合上书。

不是不想面对，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。

时春慢吞吞地拖延着时间，想着等大家都走了，再去找牧休言也不迟，不过牧休言似乎并没有这么好心。

“宿时春，跟我去一趟办公室。”本来已经走到门口的牧休言忽然回头，冲她道。

这一举动无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

时春本来收拾东西的手一顿，在多数人同情担忧的目光下，快步地跟上。

车厢内，气压低沉得让时春有些喘不过气来，牧休言并没有带她去所谓的办公室，而是直接去了商学院，因为他的车停在那儿。他始终是个孝顺的人，所以即便是再不愿意，也不会违抗牧爷爷的命令。

一路上，两人都默契地没有主动开口，时春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，而牧休言，只是单纯不想说话，讲了整整一节课，嗓子好不到哪儿去。

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两人到达牧宅。

牧宅是早年间牧爷爷建下的，整个房子都是牧奶奶亲自设计的，独门独户的小院，房间很多，住上一家子人，温馨又热闹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离市区远，适合颐养天年，却不适合他们这个忙东忙西的年纪，目前也就只有准备退休的大伯一家住了过来，然后就是早年间照顾牧爷爷的警卫员夫妻俩。

牧父牧母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没有赶过来，出来迎接的是牧休言的大伯和大伯母。

“大伯，大伯母。”两人礼貌地打着招呼，手里提着牧休言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些礼物，一一送给他们，甚至还不忘李叔、云姨两人。

牧爷爷大概还在生气，故意没给牧休言什么好脸色，只顾拉着时春和自己一起下棋。

牧休言也不介意，干脆和大伯出去转了转。

牧父牧母回来的时候，云姨正在准备晚餐。

考虑到牧爷爷前几天感冒刚好，时春并没有和牧爷爷下多久的棋，就去了院里，在小椅子上坐了好久，直到牧母过来。

“时春，愿不愿意和妈谈谈？”

闻言，时春笑着往旁边挪了挪，空出一个位置来：“您有事可以直说的。”

对于时春的措辞，牧母并没有纠正，和善地笑着建议：“现在休言回来了，你也从宿舍搬出来吧，那边的房子我已经叫人收拾过，这是你当年交到我手上的钥匙。”

时春看着牧母手上的那串钥匙，在牧休言出国后，她并没有在牧家事先准备好的新房里住下，而是如之前一般，放假回宿家，开学住宿舍。当年她给出的理由是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公寓，总觉得空荡荡的，牧母也就没有强求，任由她自己决定。现在是要住过去了吗？她不确定。

“我还是住宿舍吧，上课方便。”时春犹豫了一会儿，婉言拒绝。她想，自己和牧休言现在并不适合住在一起。

“担心休言不乐意？”

时春摇了摇头：“他怎么想我不知道，不过既然已成事实，就顺其自然吧，倒是让妈操心了。”

虽是这样说，其实更多的是她也不确定和牧休言之间究竟是什么，能够发生什么，最后得到什么？他们就像是两个被强行拉在一起的个体，无论从身心还是灵魂，都是分离的。

时春在结婚后才知道，牧休言曾经因为结婚的事，和牧爷爷吵过，至于最后怎么解决的她不知道，但这些就已经足够让她了解，牧休言厌